

《携李谱》三种

《携李谱》，王逢辰著，清咸丰丁巳（一八五七年）雕版刷印，线装一册，牌记隶书“竹里槐花吟馆王氏刊版”。封面书名系徐荣宙书，书前插单面方式《携李图》一幅，亦徐荣宙绘。图后影刻王逢辰七绝二首手迹，附跋：“咸丰丁巳春日余著《携李谱》成，因属徐近泉茂才绘图弁于卷首，并题二绝。”封面钤有“槐花吟馆”篆书朱文方印，卷首钤“嘉善孙文元字秋分珍藏之印”楷书朱文长方印，或原为王氏自藏，后散入孙家。

我知道携李这个名字，始于读朱彝尊的《携李赋》，而这部《携李谱》，则是关于携李的第一部专书。著者王逢辰，字玉荫，号芭亭，有秦瓦晋砖之室，嘉庆七年（一八〇二）生，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卒，嘉兴廪贡生，任候选训导，工诗文，嗜金石，善画兰。他的家离携李的主要产地净相寺很近，对携李的种植、管理等情况了解较多。全书自“总论”至“题咏”共三十条，前述历史掌故，后记载种养护、采收贮食，以及辨识真伪、轻重价值等，条分缕析，言简意赅。

携李是李类果品中的一种，旧时亦名醉李、就李、隽李，独产于浙江嘉兴地区。“天生尤物，地得嘉名”，嘉兴在春秋时期即以携李为名，并曾被孔子载入《春秋》、司马迁写入《史记》，后世携李又成为嘉兴地区数县的雅称或代名。传说携李是北斗第五星玉衡星的精华所化。又传说携李曾作贡品献于吴王宫中，西施品尝时留下一道甲痕，从此果实上代代留痕不褪。朱彝尊有诗：“闻说西施曾一掐，至今颗颗爪痕添。”这与唐代“开元通宝”铜钱上的月纹被说成杨贵妃甲痕如出一辙。宋、明以来，文人雅士吟咏不绝，使“携李文化”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黄燮清作《携李谱序》中，说到王逢辰作此谱的原因：“乃者劫火屡灾，真种日鲜，考古者或务名而失实，居奇者更杂伪以乱真。王芑亭广文生长于斯，稽核至悉，为之阐详条目，发泄精英，使骥材可以按图，而鼠璞不至混玉，此《携李谱》之所由作也。”“考古者或务名而失实，居奇者更杂伪以乱真”，可谓切中时弊。做文献研究的人常不关心实物，收集实物者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至今仍是文化界尤其收藏界最易发生的乱象。

携李本为嘉兴文人赠友的佳品，《携李谱》印成后，王氏在赠友人携李时附以此书并索题，得二十二人题赠诗词二十九首，一时俊彦如薛时雨、朱绪曾、戴熙、张金镛、许瑶光等皆有所作。王逢辰遂于同治庚午（一八七〇年）重刊《携李谱》，将诸家题词印于书前。重刊本牌记楷书“竹里槐花吟馆王氏重刊”，版式略同于初版，但书名由许瑶光重题，书前《携李图》亦系复刻，图后影刻题诗新增二首，前诗稍有修改。同时增入钱聚潮绘持长竿驱雀护果图一幅，图后影刻钱氏赞语手迹，附跋：“戊午仲



咸丰版《樵李谱》封面

夏读芑亭大兄所撰《携李谱》，既为之图，并系以赞。”此外，末尾二页亦略有改动而重刻，一是增加了清初钱谦益题咏及《梅里志》记载等内容，二是初刻时列名“校字”的是王逢辰的六个儿子，此时只有四个了。

此书咸丰刊本存世不多。一九九九年嘉兴市携李研究会编印《携李历史文献汇刊》第一辑时，以同治重刊本为底本，称其“极为罕见，已成孤本”，且在介绍中将“重刊”二字易为“刊本”，以模糊其为重刻本的真相。

《携李谱》中，王逢辰特立《需索》一节，记述了净相寺僧人“每苦当道需索”的苦衷：“曾有官吏预将产李之所悉用朱印斜封，及至小暑开视，一颗无存。盖携李珍贵，结实之后当倍加灌溉，临熟时又须驱逐群鸟，否则食尽乃止。俗吏不察其故，疑僧私采，大加笞杖。僧既负冤，至欲尽伐其树。”到了光绪年间，净相寺携李果然衰亡，而旧年从净相寺移植培育的龙湖李氏携李园繁盛一时。园主李培增遂在光绪壬寅（一九〇二年）辑刊《龙湖携李题词》，雕版刷印，线装一册。书前有许鼎龢重绘《携李图》一幅，并影刻许氏七绝二首手迹。卷首有吴受福、沈维贤二《序》。吴受福序中道其渊源：“往者竹里王芑亭广文辑《携里谱》，搜采綦详。未数十年，不厄于兵燹之摧残，转累于吏胥之婪索，为寺僧斩伐殆尽。净相之李盖几几乎中绝矣。而去净相数里而遥，龙湖之滨，栖怪之里，嘉、道时有隐君子泉石先生者，姓李氏，能诗善画，曾分净相寺之种，植之家园，叔未张解元尝咏及之。迄今岁积月累，蕃衍盈升，余内交先生之孙少园，每岁分饷琼浆，愧无以报。近少园举清仪阁主原唱，征时贤赓和成帙，



同治版《携李谱》封面



《龙湖携李题词》插图

属余志其颠末。”按清仪阁主即嘉兴乡贤、嘉庆三年（一七九八）解元张廷济，其诗印在卷首，前有小序：“李九兄泉石先生以携李一笼见饷，色香味俱足，所谓李中之最，因书旧咏一帧，以资补壁之用。”吴受福感慨携李盛于李氏，“果与姓合，而名且益著净相”，又说：“虽然物待人以传，人亦曷尝不借物以传。斯编出而诸君子之一篇一什，方且继王氏之谱，彬彬然附骥以彰也，不綦幸欤。”

按征集题词之事，始于光绪癸巳（一八九三年），李培增于当年五月发出征诗《启》，略叙先世培植携李、分馈亲友之情谊，希望“增盛名于尤物，得佳句于奚囊”，并提出宽松的要求：“因思元白才高，本唱酬之不厌，阴何学富，自属和之无难。词章非定七言，体裁不拘一律。”“恭呈芜启，盼赐瑶章”。前后所得，有俞樾、张鸣珂、巢勋等七十余人诗词百余首，所以在次年复刊《龙湖携李题词续刻》一册。徐智光为《续刻》作序有言：“乃援张叔未先生之例，遍征题咏，亦既付之梨枣矣，而犹虑遗珠，复续刊若干首。”

龙湖携李明说是移植自净相寺，所以王逢辰的妹妹王文瑞也有题词：“佳果相传出佛庐，阿兄昔日绘成图（芭亭兄所著《携李谱》绘净相寺图于卷首）。琼浆玉液清诗思，金匱青囊治病癰（先生善岐黄术）。果有嘉名标鲁史，乡饶胜景占龙湖（李园携李为龙湖八景之一）。今年长夏无霖雨，灌溉还须嘱健奴。”而许鼎鼐题诗中更提到与桐乡的真伪之争：“净相寺中真种子，移根培植遍龙湖。名园从此推君独，休笑桐乡目混珠。”

按桐乡之有携李，同样源自净相寺。一九三七年桐乡人朱蓬

仙（梦仙）亦有《携李谱》之作，其《总论》中说：“吾乡所产携李，原为净相嫡裔，因土质合宜，管理合法，所产果实，硕大甘美，芬芳如醴，诚不可多得之佳果也。然因产地甚小，提倡乏人，故不能与南海荔枝并称、西凉葡萄竞胜，诚为可惜。乃者真种日少，赝品充斥，考古者或泥其产地而失实，居奇者更杂伪品以乱真。”末后这两句，原是黄燮清的话。不仅如此，这部《携李谱》，实是在王逢辰《携李谱》基础上的改编，篇章布局全如王谱，部分条目据王谱扩充，部分条目全袭自王谱。朱所增加的只有两部分内容，一是现代植物学的相关知识，一是举桐乡携李为正宗以排斥各地所产。在序言中，他甚至不顾《总论》中“吾乡所产携李，原为净相嫡裔”的说法，自相矛盾地宣称：“考携李城在嘉兴府治西南，地以果名之，净相寺在府治偏东之竹里。据此推之，则李之正确产地，在桐乡而不在净相者明矣。”在《辨正》一节中，他又驳郑逸梅“携李于净相产者为最，惜已绝种，今所产者不及净相远矣”之说，称其“不知携李始发原于吾乡，本非净相独有”。

有趣的是，王氏《携李谱》中《真伪》一条，并不排斥桐乡等地所产：“李以净相寺为最，前人所称徐园、潘园，本皆携李种也。今石门、桐乡亦往往有之，而海盐之澉浦山中种并不绝，吾邑如梅里、竹里之邻近乡村各有种其树者。”两相比较，高下立判。

《龙湖携李题词》书前粘贴石印《携李谱录要》一页，仅全园出数、大年小年、成熟时期、贮藏之法、食法须知五条，也是摘自王氏《携李谱》。

上述三书之首，各有《携李图》一幅，分别刻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同处一地，同绘一物，构图大同小异，而刻工精粗，大有区别。咸丰一图，线条自然流转，叶脉生动，果实上甲痕俏如美人口唇；同治一图虽用同一底本，而已觉单调呆滞，叶脉线条细弱，果上甲痕生硬，不及初刻精神；光绪一图刻工尤见粗糙。即此一斑，可见晚清版刻插图的变化。这三种四册被原藏者合订成一大本，我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苏州古旧书店购得，价共八十元。

《采臣小集》

《采臣小集》二卷，元和（今苏州）蒋廷皋著，雕版刷印，线装一册，未见牌记，前有著者同治乙丑（一八六五年）《小引》和丙寅（一八六六年）《自序》。《小引》页铃“娄县张氏三镜楼藏”篆书白文大方印，《自序》页下铃“浙西朱秣”篆书朱文方印，上铃“娄县张纯”篆书白文方印，当是由朱氏转入张氏者。此亦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购于苏州古旧书店，价十五元。

蒋廷皋生平不详，此书《贩书偶记》未著录，国家图书馆古籍目录检索亦未见。我只能据此书探索他的人生踪迹。《小引》中其自述：“予少好吟咏，目有所触，心有所感，一山一水，一花一木，情之所钟，辄形楮墨，不规规于摹仿前人，亦曰陶情适性而已。庚申夏，寇陷金阊，万卷藏书咸遭秦火，旧稿四百余首亦厄于咸阳一炬。是编存旧作仅二十分之一，余皆庚申以后所作。”可见蒋氏亦书香人家，早年生活尚称宽裕，但科举不利，卷二《得南信报诗二章》有句：“多情偏属如花眷，薄幸惭非折桂人。”以卷一中《肄业淮安内子设宴饯别即席赋赠》《井陘道中》《随王

大中丞巡边》《将赴江北咏烛留别内子三首》诸诗揣猜，咸丰年间他曾入官员幕府，北至山西边关。《负儿奔命行》诗前小序：“粤寇陷金阊，长女若兰甫八龄，室人提携出兵间。次女在襁褓中，偕乳母亡，乳母知不免，投于河。若兰旋亦中道丧。”按太平天国攻陷苏州在咸丰十年（一八六〇），蒋廷皋长女八岁，则他当在三十岁上下。诗中描述若兰不得不乞食乡间：“朝求一匙，暮求一匕。吁嗟儿苦饥，食此糠粃。儿苦如此，不如儿速死！短后单衣，手足堕指。吁嗟儿苦寒，踣躅泥滓。儿苦如此，不如儿速死！昼伏夜行，匍匐城市，吁嗟儿苦病，一步一止。儿苦如此，不如儿速死！”而八岁的若兰终于死在逃难的路上。以诗意察之，城陷时蒋廷皋当不在家中。

太平天国之乱，使富庶的江南城乡人民遭受严重摧残。《采臣小集》中于此吟咏尤多，其事皆出于目睹耳闻，应属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其《叔父仲吕公阖门殉节诗》前小序记载：“庚申四月十三日贼陷苏台，叔父仲吕公讳锡璜临授命时，谓元配郭夫人曰：‘汝曹速去，毋为贼所辱。’曰：‘妾不难从君于地下，惟此呱呱者为累耳。’急以幼子禄郎沉诸水，顾谓诸儿女曰：‘汝曹速去，毋为贼所得。’对曰：‘父以身殉国，母以身殉父，独不许儿死以殉亲乎。’叔父颌之，遂与夫人郭氏、子清栋、清杰、女二姑以次自杀于中庭。”诗中写到迫人自杀的背景：“健儿快马疾如飞，先歼城南后城北。蠢尔痴愚，长跪路衢，挺击鞭驳，忍死须臾。”《堂嫂陆孺人殉节诗二首》有句：“影藏蓑草斜阳里，泪滴鸣笳细雨中。屋角旌旗搜妇女，刀头巾幅出英雄。”《江城五夜词五首》之三：“哭声呜咽角声悲，尸骨如山枕水湄。宴罢传呼开甲帐，高

采臣小集

小引

語云發言爲詩詠其所志古人作詩不遺情有韻之文以舒寫其性情三百篇貴流哀樂興亡途宜尼不刪正取其性情之流露也自唐以後詩律日細詩教日亡摹倣日工性情日汨風雅之音寢衰矣予少好吟詠目有所觸心有所感一山一水一花一木情之所鍾輒形楮墨不規規於摹倣前人亦曰陶情適性而已庚申夏寇陷金閭萬卷藏書咸遭秦火舊稿四百餘首亦厄於咸陽一炬是編存舊作僅二十分之一餘皆庚申以後

《采臣小集》封面、卷首

烧银烛点蛾眉。”之五：“四郊烽燧烛天红，闻得周郎纵火攻。夜半军中传号令，先驱妇女饷东风。”战乱中的女性命运更为悲惨。

蒋廷皋后来得与妻子会合，先避地淮南，后“举家北上”，秋日抵皖北，有《城楼野望》诗：“落叶卷平沙，满地秋风走。原野何萧条，遭逢兵革后。丁壮被杀戮，妇女蒙尘垢。焚掠已净尽，家室复何有。一二疮痍民，幸脱虎狼口。忍病带饥寒，凄凉服南亩。贼去官复来，官租吏催守。县官父母慈，鞭扑及童叟。谁绘流民图，涕泣君门首。谁作春陵行，贬削自引咎。我生无寸权，明日归林藪。于世长已矣，一醉千日酒。”贼暴官恶，民不聊生。

此后他经荥阳、洛阳，重游山西。太平天国灭亡后，他将家人送回苏州，仍孤身在西北，郁郁不得志地担任下层官员。《新秋感怀竟夕痛饮》有句：“招贤何处筑金台，敢说衙官屈宋才。”《客怀》有句：“他乡敝尽黑貂裘，逝水年华去不留。身类落花无定迹，瘦如病叶怕经秋。”《驱马行》有句：“驱马欲何之，穷途觅升斗。挥泪别家人，慷慨饮杯酒。男儿堕地志四方，安能郁郁长相守。”

卷二中的诗作，多咏西北生活和江南回忆，所谓“他乡作客，不无羁旅之吟，我辈钟情，大有缠绵之什”（《自序》），好像他一直未能回苏州。太平天国之乱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近卷尾处，又有《苏台怨》和《钱塘恨》两首长诗，一述苏州破城，一述杭州失守。

蒋廷皋在《自序》中，说到生平遭际对诗人的影响：“天宝末烽烟戍火，炼成工部雄才，绍兴初剩水残山，酿出剑南秀句。千载诗人之遭际，半出穷愁，百年诗教之流传，端资风雅。予也名

场偃蹇，泪洒途穷，故国凋零，身适世乱，向关山而托钵，嗟踪迹之飘蓬，无意功名，系情花柳。世无知己，谁怜阮籍猖狂，生不逢辰，敢效长沙涕泣。”他只有以诗为寄托，“蝉嘶蛩响，独写悲哀，秋角霜弦，自舒愤懣”，留下这样一部诗集而已。

《春柳唱和诗》

《春柳唱和诗》，张鸣珂等著，卷首署“寒松阁丛录之一”，未见牌记，清同治、光绪间刻本，线装一册。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购于苏州古旧书店，价二十元。

张鸣珂，字玉珊，号公束，室名寒松阁，嘉兴人，道光九年（一八二九）生，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拔贡，官德兴县知县、义宁州知州，同治年间曾入江南提督李朝斌幕府，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卒，著有《寒松阁诗》八卷、《寒松阁词》四卷及《寒松阁谈艺琐录》等。

春柳唱和，起于张鸣珂作《春柳（用渔洋山人秋柳韵）》七律四首。王士禛《秋柳四首》，诗前有小序：“昔江南王子，感落叶以兴悲；金城司马，攀长条而陨涕。仆本恨人，性多感慨，寄情杨柳，同《小雅》之仆夫‘致托悲秋，望湘皋之远’者。”江南王子，指作《秋兴赋》的南朝梁简文帝萧纲，金城司马即东晋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植杨柳皆以十围，发“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之叹息。时值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王士禛当大乱之

后，起兴亡之慨，“新愁帝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往年”，“玉关哀怨总难论”，“梁园回首素心违”，以自然情真成为名篇。一时和作者众多，且有秋柳诗社之成立。

张鸣珂用《秋柳》韵，实亦隐示同其心情意境，南北和作者达五十余人，且有和作八首者，有一和再和者，汇印成这本《春柳唱和诗》。春柳唱和的时间，则是在太平天国大动乱平定之后，有多人诗中写到征衣、征尘，李乘时、胡寿椿诗中都写到各处补种湖柳、堤柳，而薛时雨所作最为明确，其四首之三：“秦淮谈往泪沾衣，金粉楼台是也非。青鸟音沉离绪苦，红羊劫换故人稀。云扶露浥春重酿，燕蹴莺捎絮又飞。四十年前游赏地，晓风残月忍相违。”红羊劫，即洪秀全、杨秀清之劫，为晚清民国年间文人所常用。

王士禛《秋柳四首》作于济南，通篇不用柳字，皆引杨柳旧典以明志，涉江南故事过半。《春柳》唱和各诗多亦不见柳字，但所用典故则难脱王氏窠臼。如王氏有句“灵和殿里昔人稀”，典出《南史·张绪传》，齐武帝植蜀柳于灵和殿前，常赏玩咨嗟，说：“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张鸣珂有“张绪风流今老去，灵和往事不须论”，汪世泽有“旧殿灵和忍再论”，李乘时有“张郎却为风流误，回首灵和事忍论”，杨大猷有“灵和景物忆当年”，钟秀有“万古争传张绪年”，楼杏春有“风流合是灵和种”，汪以诚有“张绪丰姿未老年”，黄元坤有“张绪风流想妙年”，云帆有“殿里张郎忆昔年”……偶然也有化出新意的，如胡寿椿“张绪丰神同旖旎，谪仙诗思总缠绵”，以张绪比张鸣珂，以谪仙喻率先和诗的李乘时。诸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如咏西湖

春柳唱和詩

春柳用漁洋山人秋柳韻

嘉興

張鳴珂 公束

寒松閣叢錄
之一

東風吹醒玉梅魂
又見柔條映郭門
斷浦荒灣迷曉月
淡煙疏雨畫春痕
紅橋修禊無多日
綠樹成圍又一邨
張緒風流今老去
靈和往事不須論

回首章臺拂曉霜
匆匆駐馬別橫塘
漫天飛絮飄金粉
跪地柔絲冒玉箱
三月春風大隄女
一篇樂府小秦王
長條不綰青聽住
枉送閒愁入教坊

空傳彈汁染征衣
學折腰支計恐非
畫裏朱樓春夢遠
天涯青眼故交稀
閒關且聽流鶯囀
辛苦誰憐乳燕飛
聞道漢宮多雨露
料量心事未全違